

## 图说往事



## 合唱团合影

1982年夏天,我正上小学六年级。我们小学要参加全县小学合唱比赛,我们合唱的歌曲是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。合唱团来自两个班的同学,我们班人数占比较大。校长、班主任都十分重视,我们每个人心里也都憋着一股劲儿。

合唱比赛要统一着装:腰带用的是我父亲的,蓝裤子是裁缝刚做的,白力士鞋是比赛前用母亲割草换来的钱新买的。

我们练了不到一周时间,就进行彩排了。在全校师生的瞩目下,我们走上前台,个个精神抖擞。那是一次成功的演出,高兴得我半宿都没睡着觉。

等到真正比赛的那天,我反而发挥得没有彩排那天好。不过那天我们还是收获了热烈的掌声,还有这张珍贵的合影。上图二排右五为本文作者。

刘耐岗/文并供图

## 记忆深处

我的父亲刘侠,1920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县东山阳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,2018年去世。在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中,有着不平凡的故事。

1939年,父亲19岁,是本村的一名小学老师。受进步思想的影响,他和许多仁人志士一样,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党组织的安排下,他先是担任村抗联主任,为党和农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,组织民众树立起抗日斗争的信心。

从那以后,发生了两件惊心动魄、死里逃生的事:一天黎明,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我们村。我们村属于山区,村里大部分人家都养着羊,鬼子除了让几个小孩留下看羊之外,男女老少都被赶到离村几里地开外一个叫黑龙头的地方,一个个地检查搜身。当搜到父亲的时候,由于他长得白,手上又没有老茧,鬼子就怀疑他是八路军,拉出去准备就地处决。在这紧要关头,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了当时望都县(管辖地)伪大队长杨大庆,让他想办法救人。杨曾经是父亲教过的学生,还是本村人,立即赶到现场,从鬼子的屠刀下把人给保了出来。当时,村里4个无辜百姓遭到杀害,一提起这事,父亲总是为自己没能挽救他们的生命而愧疚。

第二件事发生在当时的区政权所在地北高昌村,那时父亲已经是区文教会委员了。一天,

## 回忆我的父亲

天刚蒙蒙亮,他正在印发抗日传单,突然,村口有人喊:“村子被鬼子圈住了。”正值热天,他光着上身,手中拿着衬衣,马上起身往村西山头的方向转移,没想到整个村子被鬼子围得铁筒一般。在刚出村口的一块高地上,迎面走来端着枪的二三十个日本兵,越走越近,他心想完了。正当进退两难之际,从西北方向传来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,鬼子的注意力全被吸引过去了。说时迟,那时快,父亲趁势滚进旁边的交通壕里,顺利脱身。

1940年,父亲正式参加工作后,先在望都县大队任文书,后又担任文教股股长,调入望都县公安局后,担任情报股股长。1942年是敌我斗争非常残酷的一年,组织上委派他和另外3名同志奔赴北京门头沟找内线接头。当时,整个北京城都被日本兵占领了,叛徒、汉奸不乏其人,几乎大部分路口都设卡检查。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,不走城镇走乡村,一路辗转来到门头沟。然而万事难料,忽然找不到人接头了。怎么办?当时,他们几天没吃饭了,又累又饿,几个人一商量,先到街上吃顿饭等等再说。当他们来到街上一家饭馆的时候,一个八九岁的男孩看他们装束、口音都不一样,马上打着“八”字的手势,对着老板小声说:“肯定是八路。”几个人见情势危急,立即抽身而退。这次执行任务,一直延长了两个月,他们才回到组织中。

1947年,望都县迎了解放的一天,父亲在党组织的安排下,又踏上了新的征程,被委派到尚未解放的徐水县开展工作。他先是在农村组织土改工作队,后又到一区任秘书。1948年,解放军浴血奋战攻下了徐水城,父亲先后担任徐水县教育科副科长、科长、政府秘书、县长、常委宣传部长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,离休后享受地厅级待遇。

1959年10月16日,父亲作为当时的大徐水(徐水、容城、安新三县合并)的代表,参加了全国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的“群英会”,并在大会上发言,受到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1978年6月20日,父亲代表徐水县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贸经济工作大会,受到了华国锋、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父亲发扬舍生忘死、顽强斗争的大无畏精神,与敌人作了殊死的斗争。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,他以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、任劳任怨的态度,一步一步脚印地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父亲已经离开我们4年了,留给我们的是对他无尽的思念。父亲一心一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实干精神,是留给后人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。刘爱民/文

## 朝花夕拾

## 粘鞋带

上世纪60年代,我上小学。有一次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,没想到快结束时,我穿的塑料凉鞋的鞋带突然断裂。上最后一堂自习课时,我不禁担心起来:鞋子坏了,放学后,我怎么走出教室,怎么走回家呀?

就在这时,老师进入教室,来到我的座位前,让我先把脚放到另一只脚上,然后弯腰伸手拿走了我的凉鞋。回到讲桌前,老师点燃起随身带来的一根蜡烛,将其固定在桌上,又将一把削铅笔刀在火上烘烤。过了一会儿,他用烧红的铅笔刀朝着塑料凉鞋破损处伸过去,没用几下,就把鞋带粘好了。然后,老师把凉鞋递给我。没有了后顾之忧,我可以踏下心来,上好后边的自习课了。

像这样的事,老师也为别的同学做过不少,大家对老师都很尊敬。

于炳坤/文

(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)

## 两次考大学

1973年,上级给了我们村一个报考工农兵大中专院校的名额。这是1966年至1973年7年间,我们村唯一的一个名额。当时,我在村小学任民办老师,在好友的鼓励下,我报了名。

那时招收工农兵学员,先要个人报名,经过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,最后通过文化考核,才能被录取。所幸,我获得了乡亲们推荐和领导批准,拿到了准考证。

我报考的是师范院校,原因是上师范院校不花钱。那时我家里穷,我3岁时父亲病逝,母亲又年老体弱,我不想因为上学拖累家人。

说句真心话,文化考核这一关,我是真担心。我是老三届毕业生,底气不足。为了过考试关,我白天当老师,晚上当学生。妹妹刚高中毕业不久,学习是她的强项,我就拜她为师。她教得认真,我学得刻苦,妹妹常夸我:“姐,你真行!”

经过努力,我终于拿着准考证,走

进了设在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考场。

考试后,我自我感觉不错。过了一段时间,其他村有人收到了录取通知书,而我却迟迟没收到。于是,我找人打听消息,那人非常肯定地说:“有你。”又过了一段时间,我还是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,又去问,对方说:“你被别人顶替了。”我难过极了,恨透了不正之风。

第二年,上级又给了我们村一个名额。群众又推荐了我,村里领导又批准了我,使我再次获得了准考证。我很感激父老乡亲 and 村里领导对我的信任,暗下决心,争取考取更好的成绩。于是,我学习更加刻苦,利用一切时间认真复习。经过不懈的努力,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

我深知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,是父老乡亲信任我,是妹妹助我一臂之力,是党培养了我。学成回来后,我决心更好地培育乡亲们的子女,使他们成为国家的优秀人才。霍兰英/文

## 荤油拌饭

我的童年时代,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度过的。那时,农村的生活非常艰苦,每年春耕时期,下地干活的劳动力一日三餐多是高粱米饭就咸菜,最好的待遇就是在饭里加上一勺荤油,再拌上一勺自家做的酱油,一搅合就是最好的饭食了。看着大人们吃得香喷喷的,我馋得直咽吐沫,就悄悄地对母亲说,也想吃一碗这样的饭。

等干活的人吃完饭下地走了,母亲就给我的饭里也加上荤油和酱油,为我搅拌均匀。我接过饭碗,一阵狼吞虎咽,越吃越香,越吃越想吃,饭吃完了,还将碗里沾的油花舔得干干净净。我在心里暗想,等我长大有出息了,一定天天吃荤油拌饭。在我幼小的心中,荤油拌饭就是天下最好的美食。

韩长绵/文

